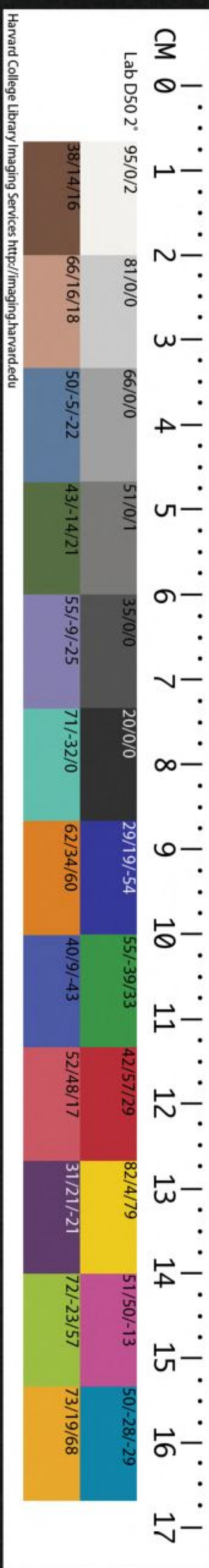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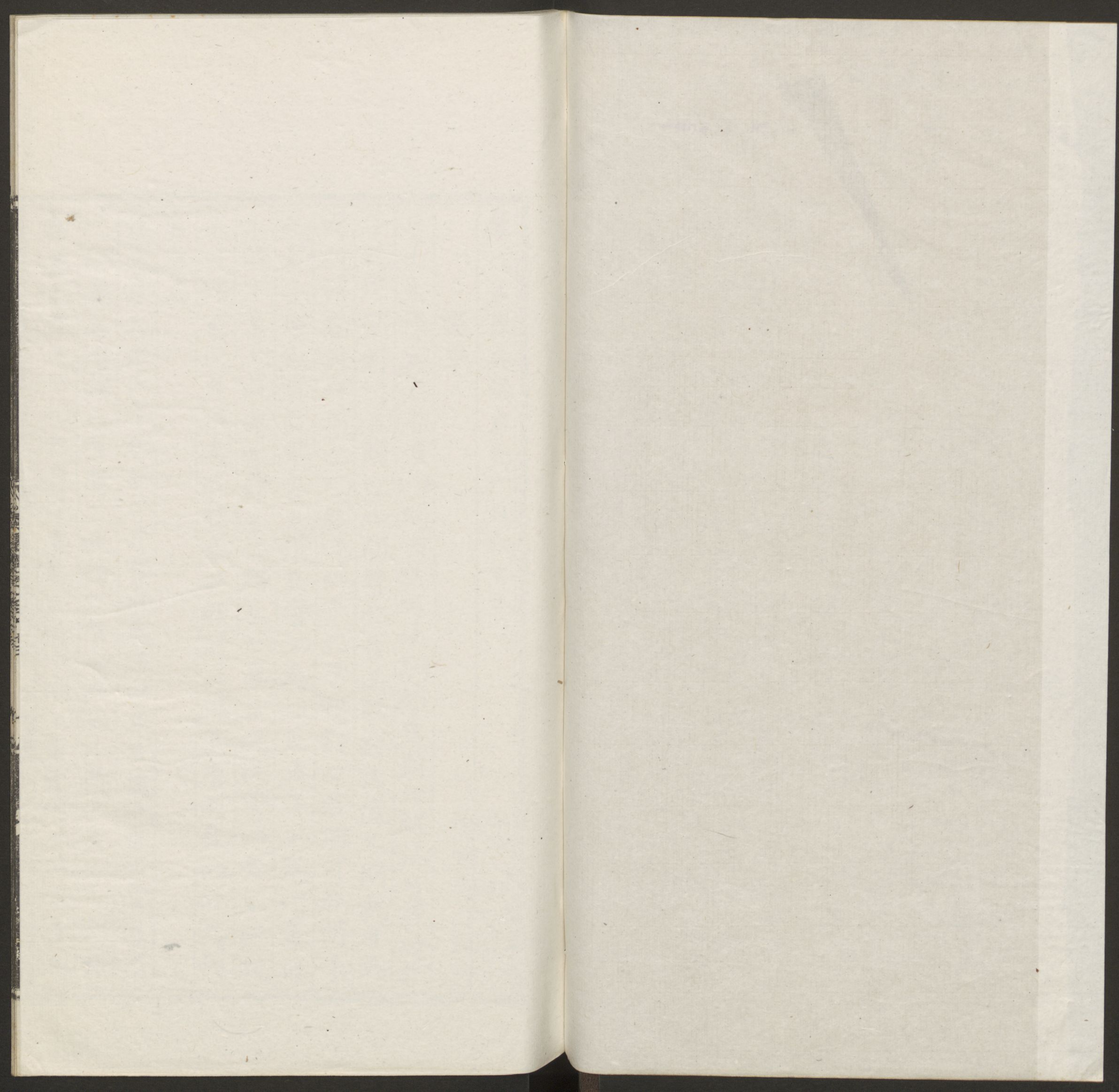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49

T 4664/4244A





選舉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
 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為
 國尉祁奚對曰牙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
 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論立其子不為比善曰
 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避親
 戚可謂至公矣惟晉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
 奚有焉

漢武帝元光六年冬十一月晉山陰侯曰古者論侯貢士宜遵諸
 之評德再通謂之賢賢二道謂之有以也加大賜不貢士一則然
 齊宣王問於孟子曰然則天下之上者死而下者生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三

選舉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悼公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公矣。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漢武帝元光六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周上者死，附上周下者刑。

興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廉。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元帝竟寧元年。御史大夫缺。在位者多舉馮昭儀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中書令石顯。顯對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也。上曰善。

東漢章帝建初中。陳事者多言郡國率非功次。故守職易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夫八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萊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歸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曰。漢立博士十有百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

文吏試章奏。尚書僕射胡廣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謨斯。不易惟王。可不慎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竒顯用。年乘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利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書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

議郎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掾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徑恠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

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閔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有才宜。還守本郡。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未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

魏明帝時。曹植陳審舉之義。疏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

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也。若夫齷齪近步。尊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異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譁於林木。臣每

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搥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接。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

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駑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擗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軀畢輪。較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夫蘇之諫。始皇溥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善。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

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古尊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水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青龍中。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謂。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

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

晉武帝咸寧初。司隸校尉劉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訕訕。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

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為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備。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

人。所立品格。遠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婁之訟。禍及吳楚。鬪難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異地。首尾倒錯。擢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

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其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夕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來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

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

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疏奏優詔答之。

太康中。太子少傅衛瓘以魏立九品。自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且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王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間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凌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為勸勸。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

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叢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太熙中。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李重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淳競。且黜其有履謙實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

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義。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況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蘊韜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邈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益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况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驗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備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

武帝時重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尤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吝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寵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顯顯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任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雜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今二者既行即人心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惠帝時重為尚書吏部郎上疏曰九山林避寵之吉雖遠世背時出處殊執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冲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冲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藝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

居成化。誠山栖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

懷帝永嘉初。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山簡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昔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畧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辦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

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王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

東晉元帝太興初。尚書陳頤上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畧。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二三。日。殫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為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

元帝時。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晉皆除畧。至是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畧。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尚書郎孔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

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歲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感。臣竊惜之。愚以謂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記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闡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謂宜因其不會。徐更華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晉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

後魏孝文帝時。秘書令高佑上疏曰。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考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矜。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

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又更為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妾媵。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松尉八姓。勳著當世。位盡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其舊為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給事已上者。本非大人。而二世官在尚書已上者。皆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本非大人。而官顯者。皆為族。帝與羣臣論選。謂李冲曰。未審張官列位。為膏梁子弟乎。為致治乎。帝曰。欲為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

品不校才能乎。帝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焉，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與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寵貴以賤罷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孝明帝時，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吏部尚書薛琬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薦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奪為己富，羸弱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販買往還，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遣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時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迫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唐太宗貞觀初，上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所見未有奇才異能。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

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豈得待憂傳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
患遺而不知耳德彛慚赧而退上又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
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
此言便為形跡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
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二上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
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
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
每年選集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
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

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承大亂之
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能知賢朕又

不可遍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曰知人
許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於能伐善
恐畏澆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
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
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高宗即位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中書舍人李安期進曰十室
之邑且有忠信天下至廣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為朋黨滯
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囂謗若陛下忘其親讎
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

顯慶中吏部黃門侍郎劉祥道知選事乃釐補敕闕上疏陳六事一曰
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

者。吾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畧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勵之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摻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懷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

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以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耻。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乾封中。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禮。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劉曉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誠使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永淳元年。中書門下同平章事魏玄同言。選舉法弊。上疏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寔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

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作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取一。取舍清泰。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貶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主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具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寸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况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摛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為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

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傅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粱肉。故當衰弊之。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誼以簡練為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之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則所用詳。所失鮮矣。

武后天授中選舉多濫左補闕薛登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王委兵於樂毅符堅托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疑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士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取士多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切觀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佞之操行

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材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為獎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才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脩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浮文辭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軸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章

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待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敷。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非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交交。榮高物表。較其廣狹也。

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德常之人。含其跡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紛爭於階闈。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已。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咸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非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抵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法。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唯命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鬻孤。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

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於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搦。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麾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聞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諒高祖追慙於酈生。元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玄節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較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瀆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其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蔽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劾技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

之策。練穿扎之工。策上命而賦甘泉。票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軍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私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撓謙之士。仍取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邕。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長安中。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

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其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從之。

玄宗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寢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肅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條奏貢舉疏曰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有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寢微爭尚文辭互相矜銜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

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寢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讒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顯顯向化皆延頸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

之取人。今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間有孝悌及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者。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習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脩德業。從政者

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尚書左丞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義。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脩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問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

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顏取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道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半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地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

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杜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

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常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甚謬哉。祗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負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德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既濟。以爾代兵興。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詮法無可道者。至是極言其敝。曰。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

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敘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處矣。不可以坐守刑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收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收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遂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

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竊名偽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究。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覈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于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輟。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況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貞元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上奏曰。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

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規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為犬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明驗。

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三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屠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

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發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大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組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

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闕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

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出

心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

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

而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

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

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

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毛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

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

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

如或矯誣亦冥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

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慎不辯之寬此古之聖

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

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

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

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言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言霸也。任賢不能固言霸也。固始而不能終言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言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且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言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比日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陛下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四罰誣善者亦反其辜。

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礙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徧諳多言。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駁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亦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實。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人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僚屬。所秉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閭謬。

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安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則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以類則詳。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口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周行。既以一事者。於定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

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益塵穢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相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允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進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

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

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

韓愈上奏曰。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一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二。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

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
齋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
遠近驚惶。二則人事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
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
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
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
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
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
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
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
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

闕焉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
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東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
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聞
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
信之。謂官實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立
成。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
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束之。自勘磨狀書。劄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
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
洎朝。脯餐器。或倚於肩。或提於腋。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
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闔門。三
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天下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
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

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
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
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
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
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
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污辱為陞
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
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
才耻之。臣亦耻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
無類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
之風。必作於今日。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
突。不可絕。此又徒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

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
今日月出。溘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
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
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
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
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
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
亦昭昭矣。向之毀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
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
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
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
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

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
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
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
之者。為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
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
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
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
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血誠。以
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跡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
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
巧佞。馳騖關鍵。固非臣之所不能也。耻不為也。故臣以頑才。干
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約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

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
臣何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三

卷之三十一

